

Caigentan - an Essay on Vegetable Roots by Y.M. Hong of Tang Dynasty
Full Chinese text in [BIG5]

菜根譚 明 洪應明

余過古剎，於殘經敗紙中拾得《菜根譚》一錄。翻視之，雖屬禪宗，然於身心性命之學，實有隱隱相發明者。亟攜歸，重加校讎，繕寫成帙。舊有序，文不雅馴，且於是書無關涉語，故芟之。著是書者為洪應明，究不知其為何許人也。

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日，遂初堂主人識
[www.chinapage.org]

修省

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，定從烈火中煨來；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，須向薄冰上履過。

一念錯，便覺百行皆非，防之當如渡海浮囊，勿容一針之罅漏；萬善全，始得一生無愧。修之當如凌雲寶樹，須假眾木以撐持。

忙處事為，常向閒中先檢點，過舉自稀。動時念想，預從靜裡密操持，非心自息。

為善而欲自高勝人，施恩而欲要名結好，修業而欲驚世駭俗，植節而欲標異見奇，此皆是善念中戈矛，理路上荆棘，最易夾帶，最難拔除者也。須是滌盡渣滓，斬絕萌芽，才見本來真體。

能輕富貴，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；能重名義，又復重一重名義之念。是事境之塵氛未掃，而心境之芥蒂未忘。此處拔除不淨，恐石去而草復生矣。

紛擾固溺誌之場，而枯寂亦槁心之地。故學者當棲心元默，以寧吾真體。亦當適誌恬愉，以養吾圓機。

昨日之非不可留，留之則根燼復萌，而塵情終累乎理趣；今日之是不可執，執之則渣滓未化，而理趣反轉為欲根。

無事便思有閒雜念想否。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氣否。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。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。時時檢點，到得從多入少、從有入無處，才是學問

的真消息。

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，才有萬變不窮之妙用。立業建功，事事要從實地著腳，若少慕聲聞，便成偽果；講道修德，念念要從虛處立基，若稍計功效，便落塵情。

身不宜忙，而忙於閒暇之時，亦可傲惕惰氣；心不可放，而放於收攝之後，亦可鼓暢天機。

鐘鼓體虛，為聲聞而招擊撞；麋鹿性逸，因參養而受羈縻。可見名為招禍之本，欲乃散誌之媒。學者不可不力為掃除也。

一念常惺，才避去神弓鬼矢；纖塵不染，方解開地網天羅。

一點不忍的念頭，是生民生物之根芽；一段不為的氣節，是撐天撐地之柱石。故君子於一蟲一蟻不忍傷殘，一縷一絲勿容貪冒，變可為萬物立命、天地立心矣。

撥開世上塵氛，胸中自無火焰冰競；消卻心中鄙吝，眼前時有月到風來。

學者動靜殊操、喧寂異趣，還是鍛煉未熟，心神混淆故耳。須是操存涵養，定雲止水中，有鳶飛魚躍的景象；風狂雨驟處，有波恬浪靜的風光，才見處一化齊之妙。

心是一顆明珠。以物欲障蔽之，猶明珠而混以泥沙，其洗滌猶易；以情識襯貼之，猶明珠而飾以銀黃，其洗滌最難。故學者不患垢病，而患潔病之難治；不畏事障，而畏理障之難除。

軀殼的我要看得破，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，虛則義理來居；性命的我要認得真，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，實則物欲不入。

面上掃開十層甲，眉目才無可憎；胸中滌去數斗塵，語言方覺有味。

完得心上之本來，方可言了心；盡得世間之常道，才堪論出世。

我果為洪爐大冶，何患頑金鈍鐵之不可陶熔。我果為巨海長江，何患橫流污瀆之不能容納。

白日欺人，難逃清夜之鬼報；紅顏失誌，空貽皓首之悲傷。

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，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，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，以保爵位之策保國家，出此入彼，念慮只差毫末，而超凡入聖，人品且判星淵矣。人胡不猛然轉念哉！

立百福之基，只在一念慈祥；開萬善之門，無如寸心挹損。

塞得物欲之路，才堪闢道義之門；馳得塵俗之肩，方可挑聖賢之擔。

容得性情上偏私，便是一大學問；消得家庭內嫌雪，才為火內栽蓮。

事理因人言而悟者，有悟還有迷，總不如自悟之了了；意興從外境而得者，有得還有失，總不如自得之休休。

情之同處即為性，舍情則性不可見，欲之公處即為理，舍欲則理不可明。故君子不能滅情，惟事平情而已；不能絕欲，惟期寡欲而已。

欲遇變而無倉忙，須向常時念念守得定；欲臨死而無貪戀，須向生時事事看得輕。

一念過差，足喪生平之善；終身檢飭，難蓋一事之愆。

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，氣未動，情未萌，才見本來面目；向三時飲食中諳練世味，濃不欣，淡不厭，方為切實工夫。

應酬

操存要有真宰，無真宰則遇事便倒，何以植頂天立地之砥柱！應用要有圓機，無圓機則觸物有礙，何以成旋乾轉坤之經綸！

士君子之涉世，於人不可輕為喜怒，喜怒輕，則心腹肝膽皆為人所窺；於物不可重為愛憎，愛憎重，則意氣精神悉為物所製。

倚高才而玩世，背後須防射影之蟲；飾厚貌以欺人，面前恐有照膽之鏡。

心體澄徹，常在明鏡止水之中，則天下自無可厭之事；意氣和平，賞在麗日光風之內，則天下自無可惡之人。當是非邪正之交，不可少遷就，少遷就則失從違之正；值利害得失之會，不可太分明，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。

蒼蠅附驥，捷則捷矣，難辭處後之羞；蘿蔦依松，高則高矣，未免仰攀之恥。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，毋為魚鳥親人。

好丑心太明，則物不契；賢愚心太明，則人不親。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

厚，使好丑兩得其平，賢愚共受其益，才是生成的德量。

伺察以爲明者，常因明而生暗，故君子以恬養智；奮迅以爲速者，多因速度而致遲，故君子以重持輕。士君子濟人利物，宜居其實，不宜居其名，居其名則德損；士大夫憂國爲民，當有其心，不當有其語，有其語則毀來。

遇大事矜持者，小事必縱弛；處明庭檢飾者，暗室必放逸。君子只是一個念頭持到底，自然臨小事如臨大敵，坐密室若坐通衢。

使人有面前之譽，不若使其無背後之毀；使人有乍交之歡，不若使其無久處之厭。

善啓迪人心者，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，毋強開其所閉；善移風化者，當因其所易而漸及之，毋輕矯其所難。

彩筆描空，筆不落色，而空亦不受染；利刀割水，刀不損鏗，而水亦不留痕。得此意以持身涉世，感與應俱適，心與境兩忘矣。

己之情欲不可縱，當用逆之之法以製之，其道只在一忍字；人之情欲不可拂，當用順之之法以調之，其道只在一恕字。今人皆恕以適己而忍以製人，毋乃不可乎！

好察非明，能察能不察之謂明；必勝非勇，能勝能不勝之謂勇。

隨時之內善救時，若和風之消酷暑；混俗之中能脫俗，似淡月之映輕雲。

思入世而有爲者，須先領得世外風光，否則無以脫垢濁之塵緣；思出世而無染者，須先諳盡世中滋味。否則無以持空寂之後苦趣。

與人者，與其易疏於終，不若難親於始；御事者，與其巧持於後，不若拙守於前。

酷烈之禍，多起於玩忽之人；盛滿之功，常敗於細微之事。故語云：“人人道好，須防一人著腦；事事有功，須防一事不終。”

功名富貴，直從滅處觀究竟，則貪戀自輕；橫逆困窮，直從起處究由來，則怨尤自息。

宇宙內事要力擔當，又要善擺脫。不擔當，則無經世之事業；不擺脫，則無出世之襟期。

待人而留有余，不盡之恩禮，則可以維系無厭之人心；御事而留有余，不盡之才智，則可以提防不測之事變。

了心自了事，猶根拔而草不生；逃世不逃名，似羶存蚋而仍集。

仇邊之弩易避，而恩裡之戈難防；苦時之坎易逃，而樂處之阱難脫。

羶穢則蠅蚋叢嘬，芳馨則蜂蝶交侵。故君子不作垢業，亦不立芳名。只是元氣渾然，圭角不露，便是持身涉世一安樂窩也。

從靜中觀物動，向閒處看人忙，才得超塵脫俗的趣味；遇忙處會偷閒，處鬧中能取靜，便是安身立命的工。

邀千百人之歡，不如釋一人之怨；希千百事之榮，不如免一事之丑。

落落者，難合亦難分；欣欣者，易親亦易散。是以君子寧以剛方見憚，毋以媚悅取容。

意氣與天下相期，如春風之鼓暢庶類，不宜存半點隔閡之形；肝膽與天下相照，似秋月之洞徹群品，不可作一毫曖昧之狀。

仕途雖赫奕，常思林下的風味，則權且之念自輕；世途雖紛華，常思泉下的光景，則利欲之心自淡。鴻未至先援弓，兔已亡再呼矢，總非當機作用；風息時休起浪，岸到處便離船，才是了手工夫。

從熱鬧場中出幾句清冷言語，便掃除無限殺機；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，自培植許多生意。隨緣便是遣緣，似舞蝶與飛花共適；順事自然無事，若滿月偕盂水同圓。

淡泊之守，須從濃艷場中試來；鎮定之操，還向紛紜境上勘過。不然操持未定，應用未圓，恐一臨機登壇，而上品禪師又成一下品俗士矣。

廉所以戒貪。我果不貪，又何必標一廉名，以來貪夫之側目。讓所以戒爭。我果不爭，又何必立一讓的，以致暴客之彎弓。

無事常如有事時，提防才可以彌意外之變；有事常如無事時，鎮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。

處世而欲人感恩，便為斂怨之道；遇事而為人除害，即是導利之機。

持身如泰山九鼎凝然不動，則愆尤自少；應事若流水落花悠然而逝，則趣味常多。

君子嚴如介石而畏其難親，鮮不以明珠為怪物而起按劍之心；小人滑如脂膏而喜其易合，鮮不以毒螫為甘飴而縱染指之欲。

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，縱紛若亂絲，終當就緒；待人無半毫矯偽欺隱，雖狡如山鬼，亦自獻誠。

肝腸煦若春風，雖囊乏一文，還憐熒獨；氣骨清如秋水，縱家徒四壁，終傲王公。

討了人事的便宜，必受天道的虧；貪了世味的滋益，必招性分的損。涉世者宜蕃擇之，慎毋貪黃雀而墜深井，舍隋珠而彈飛禽也。費千金而結納賢豪，孰若傾半瓢之粟，以濟饑餓之人；構千楹而招來賓客，孰若葺數椽之茅，以庇孤寒之士。

解斗者助之以威，則怒氣自平；懲貪者濟之以欲，則利心反淡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，亦救時應變一權宜法也。

市恩不如報德之為厚。雪忿不若忍恥為高。要譽不如逃名之為適。矯情不若直節之為真。

救既敗之事者，如馭臨崖之馬，休輕策一鞭；圖垂成之功者，如挽上灘之舟，莫少停一棹。

先達笑彈冠，休向侯門輕曳裾；相知猶按劍，莫從世路暗投珠。

楊修之軀見殺於曹操，以露己之長也；韋誕之墓見伐於鐘繇，以秘己之美也。故哲士多匿采以韜光，至人常遜美而公善。

少年的人，不患其不奮迅，常患奮迅而成鹵莽，故當抑其躁心；老成的人，不患其不持重，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縮，故當振其惰氣。

望重縉紳，怎似寒微之頌德。朋來海宇，何如骨肉之孚心。

舌存常見齒亡，剛強終不勝柔弱；戶朽未聞樞蠹，偏執豈能及圓融。

評 議

物莫大於天地日月，而子美云：“日月籠中鳥，乾坤水上萍。”事莫大於揖遜徵誅，而康節云：“唐虞揖遜三杯酒，湯武徵誅一局棋。”人能以此胸襟眼界吞吐六合，上下千古，事來如漚生大海，事去如影滅長空，自經綸萬變而不動一塵矣。

君子好名，便起欺人之念；小人好名，猶懷畏人之心。故人而皆好名，則開詐善之門。使人而不好名，則絕爲善之路。此譏好名者，當嚴責君子，不當過求於小人也。

大惡多從柔處伏，哲士須防綿裡之針；深仇常自愛中來，達人宜遠刀頭之蜜。

持身涉世，不可隨境而遷。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，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，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，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，方是宇宙內的真人品。愛是萬緣之根，當知割舍。識是眾欲之本，要力掃除。

作人要脫俗，不可存一矯俗之心；應世要隨時，不可起一趨時之念。

寧有求全之毀，不可有過情之譽；寧有無妄之災，不可有非分之福。

毀人者不美，而受人毀者遭一番訕謗便加一番修省，可釋回而增美；欺人者非福，而受人欺者遇一番橫逆便長一番器宇，可以轉禍而爲福。

夢裡懸金佩玉，事事逼真，睡去雖真覺後假；閒中演偈談元，言言酷似，說來雖是用時非。

天欲禍人，必先以微福驕之，所以福來不必喜，要看他會受；天欲福人，必先以微禍儆之，所以禍來不必憂，要看他會救。

榮與辱共蒂，厭辱何須求榮；生與死同根，貪生不必畏死。

作人只是一味率真，蹤跡雖隱還顯；存心若有半毫未淨，事爲雖公亦私。

鷓鴣佔一枝，反笑鵬心奢侈；兔營三窟，轉嗤鶴壘高危。智小者不可以謀大，趣卑者不可與談高。信然矣！

貧賤驕人，雖涉虛驕，還有幾分俠氣；英雄欺世，縱似揮霍，全沒半點真心。糟糠不爲彘肥，何事偏貪鉤下餌；錦綺豈因犧貴，誰人能解籠中圖罔。

琴書詩畫，達士以之養性靈，而庸夫徒賞其跡象；山川雲物，高人以之助學識，而俗子徒玩其光華。可見事物無定品，隨人識見以爲高下。故讀書窮理，要以識趣爲先。

姜女不尙鉛華，似疏梅之映淡月；禪師不落空寂，若碧沼之吐青蓮。

廉官多無後，以其太清也；痴人每多福，以其近厚也。故君子雖重廉介，不可無含垢納污之雅量。雖戒痴頑，亦不必有察淵洗垢之精明。

密則神氣拘逼，疏則天真爛漫，此豈獨詩文之工拙從此分哉！吾見周密之人純用機巧，疏狂之士獨任性真，人心之生死亦於此判也。

翠筱傲嚴霜，節縱孤高，無傷沖雅；紅蕖媚秋水，色雖艷麗，何損清修。

貧賤所難，不難在砥節，而難在用情；富貴所難，不難在推恩，而難在好禮。

簪纓之士，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抗節致忠；廟堂之士，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燭理。何也？彼以濃艷損誌，此以淡泊全真也。

榮寵旁邊辱等待，不必揚揚；困窮背後福跟隨，何須戚戚。

古人閒適處，今人卻忙過了一生；古人實受處，今人又虛度了一世。總是耽空逐妄，看個色身不破，認個法身不真耳。

芝草無根醴無源，誌士當勇奮翼；彩雲易散琉璃脆，達人當早回頭。

少壯者，事事當用意而意反輕，徒汎汎作水中鳧而已，何以振雲霄之翮？衰老者，事事宜忘情而情反重，徒碌碌為轅下駒而已，何以脫韁鎖之身？

帆只揚五分，船便安。水只注五分，器便穩。如韓信以勇備震主被擒，陸機以才名冠世見殺，霍光敗於權勢逼君，石崇死於財賦敵國，皆以十分取敗者也。康節云：“飲酒莫教成酩酊，看花慎勿至離披。”旨哉言乎！

附勢者如寄生依木，木伐而寄生亦枯；竊利者如蠅虻盜人，人死而蠅虻亦滅。始以勢利害人，終以勢利自斃。勢利之為害也，如是夫！

失血於杯中，堪笑猩猩之嗜酒；為巢於幕上，可憐燕燕之偷安。

鶴立雞群，可謂超然無侶矣。然進而觀於大海之鵬，則眇然自小。又進而求之九霄之鳳，則巍乎莫及。所以至人常若無若虛，而盛德多不矜不伐也。貪心勝者，逐獸而不見泰山在前，彈雀而不知深井在後；疑心勝者，見弓影而驚杯中之蛇，聽人言而信市上之虎。人心一偏，遂視有為無，造無作有。如此，心可妄動乎哉！

蛾撲火，火焦蛾，莫謂禍生無本；果種花，花結果，須知福至有因。

車爭險道，馬騁先鞭，到敗處未免噬臍；粟喜堆山，金夸過斗，臨行時還是空手。

花逞春光，一番雨、一番風，催歸塵土；竹堅雅操，幾朝霜、幾朝雪，傲就瑯玕。

富貴是無情之物，看得他重，他害你越大；貧賤是耐久之交，處得他好，他益你深。故貪商旅而戀金谷者，竟被一時之顯戮；樂簞瓢而甘敝縵者，終享千載之令名。

鴿惡鈴而高飛，不知斂翼而鈴自息；人惡影而疾走，不知處陰而影自滅。故愚夫徒疾走高飛，而平地反為苦海；達士知處陰斂翼，而巉岩亦是坦途。秋蟲春鳥共暢天機，何必浪生悲喜；老樹新花同含生意，胡為妄別媿妍。

多栽桃李少栽荆，便是開條福路；不積詩書偏積玉，還如築個禍基。

萬境一轍原無地，著個窮通；萬物一體原無處，分個彼我。世人迷真逐妄，乃向坦途上自設一坳坎，從空洞中自築一藩籬。良足慨哉！

大聰明的人，小事必朦朧；大懵懂的人，小事必伺察。蓋伺察乃懵懂之根，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。

大烈鴻猷，常出悠閒鎮定之士，不必忙忙；休徵景福，多集寬洪長厚之家，何須瑣瑣。

貧士肯濟人，才是性天中惠澤；鬧場能學道，方為心地上工夫。

人生只為欲字所累，便如馬如牛，聽人羈絡；為鷹為犬，任物鞭笞。若果一念清明，淡然無欲，天地也不能轉動我，鬼神也不能役使我，況一切區區事物乎！

貧得者身富而心貧，知足者身貧而心富；居高者形逸而神勞，處下者形勞而神逸。孰得孰失，孰幻孰真，達人當自辨之。

眾人以順境為樂，而君子樂自逆境中來；眾人以拂意為憂，而君子憂從快意處起。蓋眾人憂樂以情，而君子憂樂以理也。

謝豹覆面，猶知自愧；唐鼠易腸，猶知自悔。蓋愧悔二字，乃吾人去惡遷善之門，起死回生之路也。人生若無此念頭，便是既死之寒灰，已枯之槁木矣。何處討些生理？

異寶奇琛，俱民必爭之器；瑰節奇行，多冒不祥之名。總不若尋常歷履易簡行藏，可以完天地渾噩之真，享民物和平之福。

福善不在杳冥，即在食息起居處牖其衷；禍淫不在幽渺，即在動靜語默間奪其魄。可見人之精爽常通於天，於之威命即寓於人，天人豈相遠哉！

閒適

晝閒人寂，聽數聲鳥語悠揚，不覺耳根盡徹；夜靜天高，看一片雲光舒卷，頓令眼界俱空。

世事如棋局，不著得才是高手；人生似瓦盆，打破了方見真空。

龍可參非真龍，虎可搏非真虎，故爵祿可餌榮進之輩，必不可籠淡然無欲之人；鼎鑊可及寵利之流，必不可加飄然遠引之士。

一場閒富貴，狠狠爭來，雖得還是失；百歲好光陰，忙忙過了，縱壽亦爲夭。

高車嫌地僻，不如魚鳥解親人。駟馬喜門高，怎似鶯花能避俗。

紅燭燒殘，萬念自然厭冷；黃梁夢破，一身亦似雲浮。

千載奇逢，無如好書良友；一生清福，只在碗茗爐煙。

蓬茅下誦詩讀書，日日與聖賢晤語，誰雲貧是病？樽壘邊幕天席地，時時共造化氤氳，孰謂非禪？興來醉倒落花前，天地即爲衾枕。機息坐忘盤石上，古今盡屬蜉蝣。

昂藏老鶴雖饑，飲啄猶閒，肯同雞鶩之營營而競食？偃蹇寒松縱老，豐標自在，豈似桃李之灼灼而爭妍！

吾人適誌於花柳爛漫之時，得趣於笙歌騰沸之處，乃是造花之幻境，人心之蕩念也。須從木落草枯之後，向聲希味淡之中，覓得一些消息，才是乾坤的橐籥，人物的根宗。

靜處觀人事，即伊呂之助庸、夷齊之節義，無非大海浮漚；閒中玩物情，雖木石之偏枯、鹿豕之頑蠢，總是吾性真如。

花開花謝春不管，拂意事休對人言；水暖水寒魚自知，會心處還期獨賞。

閒觀撲紙蠅，笑痴人自生障礙；靜覘競巢鵲，嘆杰士空逞英雄。

看破有盡身軀，萬境之塵緣自息；悟入無壞境界，一輪之心月獨明。

木床石枕冷家風，擁衾時魂夢亦爽；麥飯豆羹淡滋味，放箸處齒頰猶香。

談紛華而厭者，或見紛華而喜；語淡泊而欣者，或處淡泊而厭。須掃除濃淡之見，滅卻欣厭之情，才可以忘紛華而甘淡泊也。

“鳥驚心”“花濺淚”，懷此熱肝腸，如何領取得冷風月；“山寫照”“水傳神”，識吾真面目，方可擺脫得幻乾坤。富貴得一世寵榮，到死時反增了一個戀字，如負重擔；貧賤得一世清苦，到死時反脫了一個厭字，如釋重枷。人誠想念到此，當急回貪戀之首而猛舒愁苦之眉矣。

人之有生也，如太倉之粒米，如灼目之電光，如懸崖之朽木，如逝海之一波。知此者如何不悲？如何不樂？如何看他不破而懷貪生之慮？如何看他重而貽虛生之羞？

鵲蚌相持，兔犬共斃，冷觀來令人猛氣全消；鷗鳧共浴，鹿豕同眠，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。

迷則樂境成苦海，如水凝為冰；悟則苦海為樂境，猶冰渙作水。可見苦樂無二境，迷悟非兩心，只在一轉念間耳。

遍閱人情，始識疏狂之足貴；備嘗世味，方知淡泊之為真。

地寬天高，尚覺鵬程之窄小；雲深松老，方知鶴夢之悠閒。

兩個空拳握古今，握住了還當放手；一條竹杖挑風月，挑到時也要息肩。

階下幾點飛翠落紅，收拾來無非詩料；窗前一片浮青映白，悟入處盡是禪機。

忽睹天際彩雲，常疑好事皆虛事；再觀山中閒木，方信閒人是福人。

東海水曾聞無定波，世事何須扼腕？北邙山未省留閒地，人生且自舒眉。

天地尚無停息，日月且有盈虧，況區區人世能事事圓滿而時時暇逸乎？只是向忙裡偷閒，遇缺處知足，則操縱在我，作息自如，即造物不得與之論勞逸較虧盈矣！

“霜天聞鶴唳，雪夜聽雞鳴，”得乾坤清純之氣。“晴空看鳥飛，活水觀魚戲，”識宇宙活潑之機。

閒烹山茗聽瓶聲，爐內識陰陽之理；漫履楸枰觀局戲，手中悟生殺之機。

芳菲園林看蜂忙，覷破幾般塵情世態；寂寞衡茅觀燕寢，引起一種冷趣幽思。

會心不在遠，得趣不在多。盆池拳石間，便居然有萬裡山川之勢，片言只語內，便宛然見萬古聖賢之心，才是高士的眼界，達人的胸襟。

心與竹俱空，問是非何處安腳？貌偕松共瘦，知憂喜無由上眉。

趨炎雖暖，暖後更覺寒威；食蔗能甘，甘余便生苦趣。何似養誌於清修而炎涼不涉，棲心於淡泊而甘苦俱忘，其自得為更多也。

席擁飛花落絮，坐林中錦繡團裯；爐烹白雪清冰，熬天上玲瓏液髓。

逸態閒情，惟期自尙，何事處修邊幅；清標傲骨，不願人憐，無勞多買胭脂。

天地景物，如山間之空翠，水上之漣漪，潭中之雲影，草際之煙光，月下之花容，風中之柳態。若有若無，半真半幻，最足以悅人心目而豁人性靈。真天地間一妙境也。

“樂意相關禽對語，生香不斷樹交花”，此是無彼無此得真機。“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常與水相連”，此是徹上徹下得真意。吾人時時以此景象注之心目，何患心思不活潑，氣象不寬平！

鶴唳、雪月、霜天、想見屈大夫醒時之激烈；鷗眠、春風、暖日，會知陶處士醉裡之風流。

黃鳥情多，常向夢中呼醉客；白雲意懶，偏來僻處媚幽人。

棲遲蓬戶，耳目雖拘而神情自曠；結納山翁，儀文雖略而意念常真。

滿室清風滿幾月，坐中物物見天心；一溪流水一山雲，行處時時觀妙道。

炮鳳烹龍，放箸時與齏鹽無異；懸金佩玉，成灰處共瓦礫何殊。

“掃地白雲來”，才著工夫便起障。“鑿池明月入”，能空境界自生明。

造花喚作小兒，切莫受渠戲弄；天地丸為大塊，須要任我爐錘。

想到白骨黃泉，壯士之肝腸自冷；坐老清溪碧嶂，俗流之胸次亦閒。

夜眠八尺，日啖二升，何須百般計較；書讀五車，才分八斗，未聞一日清閒。

概論

君子之心事，天青日白，不可使人不知；君子之才華，玉韞珠藏，不可使人易知。

耳中常聞逆耳之言，心中常有拂心之事，才是進德修行的砥石。若言言悅耳，事事快心，便把此生理在鴆毒中矣。

疾風怒雨，禽鳥戚戚；霽月光風，草木欣欣，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，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。

醜肥辛甘非真味，真味只是淡；神奇卓異非至人，至人只是常。

夜深人靜獨坐觀心；始知妄窮而真獨露，每於此中得大機趣；既覺真現而妄難逃，又於此中得大慚忸。

恩裡由來生害，故快意時須早回頭；敗後或反成功，故拂心處切莫放手。

藜口莧腸者，多冰清玉潔；袞衣玉食者，甘婢膝奴顏。蓋誌以淡泊明，而節從肥甘喪矣。

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，使人無不平之嘆；身後的惠澤要流得長，使人有不匱之思。

路徑窄處留一步，與人行；滋味濃的減三分，讓人嗜。此是涉世一極樂法。

作人無甚高遠的事業，擺脫得俗情便入名流；為學無甚增益的工夫，減除得物累便臻聖境。

寵利毋居人前，德業毋落人後，受享毋逾分外，修持毋減分中。

處世讓一步為高，退步即進步的張本；待人寬一分是福，利人實利己的根基。

蓋世的功勞，當不得一個矜字；彌天的罪過，當不得一個悔字。

完名美節，不宜獨任，分些與人，可以遠害全身；辱行污名，不宜全推，引些歸己，可以韜光養德。

事事要留個有余不盡的意思，便造物不能忌我，鬼神不能損我。若業必求滿，功必求盈者，不生內變，必招外憂。

家庭有個真佛，日用有種真道，人能誠心和氣、愉色婉言，使父母兄弟間形體萬倍也。

攻人之惡毋太嚴，要思其堪受；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。

糞蟲至穢變為蟬，而飲露於秋風；腐草無光化為熒，而耀采於夏月。故知潔常自污出，明每從暗生也。

矜高倨傲，無非客氣降伏得，客氣下而後正氣伸；情欲意識，盡屬妄心消殺得，妄心盡而後真心現。

飽後思味，則濃淡之境都消；色後思淫，則男女之見盡絕。故人當以事後之悔，悟破臨事之痴迷，則性定而動無不正。

居軒冕之中，不可無山林的氣味；處林泉之下，須要懷廊廟的經綸。處世不必邀功，無過便是功；與人不要感德，無怨便是德。

憂勤是美德，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；淡泊是高風，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。

事窮勢蹙之人，當原其初心；功成行滿之士，要觀其末路。

富貴家宜寬厚而反忌刻，是富貴而貧賤，其行如何能享？聰明人宜斂藏而反炫耀，是聰明而愚懵，其病如何不敗！

人情反覆，世路崎嶇。行不去，須知退一步之法；行得去，務加讓三分之功。

待小人不難於嚴，而難於不惡；待君子不難於恭，而難於有禮。

寧守渾噩而黜聰明，留些正氣還天地；寧謝紛華而甘淡泊，遺個清名在乾坤。

降魔者先降其心，心伏則群魔退聽；馭橫者先馭其氣，氣平則外橫不侵。

養弟子如養閨女，最要嚴出入，謹交游。若一接近匪人，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的種子，便終身難植嘉苗矣。

欲路上事，毋樂其便而姑為染指，一染指便深入萬仞；理路上事，毋憚其難而稍為退步，一退步便遠隔千山。

念頭濃者自待厚，待人亦厚，處處皆厚；念頭淡者自待薄，待人亦薄，事事皆薄。故君子居常嗜好，不可太濃艷，亦不宜太枯寂。

彼富我仁，彼爵我義，君子故不為君相所牢籠；人定勝天，誌壹動氣，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鑄。

立身不高一步立，如塵裡振衣、泥中濯足，如何超達？處世不退一步處，如飛而蛾投燭、羝羊觸藩，如何安樂？

學者要收拾精神並歸一處。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，必無實誼；讀書而寄興於吟詠風雅，定不深心。

人人有個大慈悲，維摩屠劊無二心也；處處有種真趣味，金屋茅檐非兩地也。只是欲閉情封，當面錯過，便咫尺千里矣。

進德修行，要個木石的念頭，若一有欣羨便趨欲境；濟世經邦，要段雲水的趣味，若一有貪著便墮危機。

肝受病則目不能視，腎受病則耳不能聽。病受於人所不見，必發於人所共見。故君子欲無得罪於昭昭，先無得罪於冥冥。

福莫福於少事，禍莫禍於多心。惟少事者方知少事之為福；惟平心者始知多心之為禍。

處治世宜方，處亂世當圓，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。待善人宜寬，待惡人當嚴，待庸眾之人宜寬嚴互存。

我有功於人不可念，而過則不可不念；人有恩於我不可忘，而怨則不可不忘。

心地干淨，方可讀書學古。不然，見一善行，竊以濟私；聞一善言，假以覆短。是又藉寇兵而盜糧矣。

奢者富而不足，何如儉者貧而有余。能者勞而俯怨，何如拙者逸而全真。

讀書不見聖賢，如鉛槧佣。居官不愛子民，如衣冠盜。講學不尚躬行，如口頭禪。立業不思種德。如眼前花。

人心有部真文章，都被殘編斷簡封固了；有部真鼓吹，都被妖歌艷舞湮沒了。學者須掃除外物直覓本來，才有個真受用。苦心中常得悅心之趣；得意時便一失意之悲。

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，如山林中花，自是舒徐。繁衍自功業來者，如盆檻中花，便有遷徙廢興。若以權力得者，其根不植，其萎可立而待矣。

棲守道德者，寂寞一時；依阿權勢者，淒涼萬古。達人觀物外之物，思身後

之身，寧受一時之寂寞，毋取萬古之淒涼。

春至時和，花尚鋪一段好色，鳥且囀幾句好音。士君子幸列頭角，複遇溫飽，不思立好言、行好事，雖是在世百年，恰似未生一日。

學者有段兢業的心思，又要有段瀟灑的趣味。若一味斂束清苦，是有秋殺無春生，何以發育萬物？

真廉無廉名，立名者正所以為貪；大巧無巧術，用術者乃所以為拙。

心體光明，暗室中有青天；念頭暗昧，白日下有厲鬼。

人知名位為樂，不知無名無位之樂為最真；人知饑寒為憂，不知不饑不寒之憂為更甚。

為惡而畏人知，惡中猶有善路；為善而急人知，善處即是惡根。

天之機緘不測，抑而伸、伸而抑，皆是播弄英雄、顛倒豪杰處。君子只是逆來順受、居安思危，天亦無所用其伎倆矣。

福不可邀，養喜神以為招福之本；禍不可避，去殺機以為遠禍之方。

十語九中未必稱奇，一語不中，則愆尤駢集；十謀九成未必歸功，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。君子所以寧默毋躁、寧拙毋巧。

天地之氣，暖則生，寒則殺。故性氣清冷者，受享亦涼薄。惟氣和暖心之人，其福亦厚，其澤亦長。

天理路上甚寬，稍游心胸中，使覺廣大宏朗；人欲路上甚窄，才寄跡眼前，俱是荆棘泥塗。

一苦一樂相磨練，練極而成福者，其福始久；一疑一信相參勘，勘極而成知者，其知始真。

地之穢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無魚，故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，不可持好潔獨行之操。

泛駕之馬可就馳驅，躍冶之金終歸型範。只一優游不振，便終身無個進步。白沙云：“為人多病未足羞，一生無病是吾憂。”真確實之論也。

人只一念貪私，便銷剛為柔，塞智為昏，變恩為慘，染潔為污，壞了一生人品。故古人以不貪為寶，所以度越一世。

耳目見聞爲外賊，情欲意識爲內賊，只是主人公惺惺不昧，獨坐中堂，賊便化爲家人矣。

圖未就之功，不如保已成之業；悔既往之失，亦要防將來之非。

氣象要高曠，而不可疏狂。心思要縝緘，而不可瑣屑。趣味要沖淡，而不可偏枯。操守要嚴明，而不可激烈。

風來疏竹，風過而竹不留聲；雁度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，事去而心隨空。

清能有容，仁能善斷，明不傷察，直不過矯，是謂蜜餞不甜、海味不咸，才是懿德。

貧家淨掃地，貧女淨梳頭。景色雖不艷麗，氣度自是風雅。士君子當窮愁寥落，奈何輒自廢弛哉！

閒中不放過，忙中有受用。靜中不落空，動中有受用。暗中不欺隱，明中有受用。

念頭起處，才覺向欲路上去，便挽從理路上來。一起便覺，一覺便轉，此是轉禍爲福、起死回生的關頭，切莫當面錯過。

天薄我以福，吾厚吾德以迓之；天勞我以形，吾逸吾心以補之；天扼我以遇，吾亨吾道以通之。天且奈我何哉！

真士無心邀福，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；險人著意避禍，天即就著意中奪其魂。可見天之機權最神，人之智巧何益！

聲妓晚景從良，一世之煙花無礙；貞婦白頭失守，半生之清苦俱非。語云：“看人只看後半截”，真名言也。

平民肯種德施惠，便是無位的卿相；仕夫徒貪權市寵，竟成有爵的乞人。

問祖宗之德澤，吾身所享者，是當念其積累之難；問子孫之福祉，吾身所貽者，是要思其傾覆之易。

君子而詐善，無異小人之肆惡；君子而改節，不若小人之自新。

家人有過不宜暴揚，不宜輕棄。此事難言，借他事而隱諷之。今日不悟，俟來日正警之。如春風之解凍、和氣之消冰，才是家庭的型範。

此心常看得圓滿，天下自無缺陷之世界；此心常放得寬平，天下自無險側之

人情。

淡薄之士，必為濃艷者所疑；檢飭之人，多為放肆者所忌。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，亦不可太露其鋒芒。

居逆境中，周身皆針砭藥石，砥節礪行而不覺；處順境內，滿前盡兵刃戈矛，銷膏靡骨而不知。

生長富貴叢中的，嗜欲如猛火、權勢似烈焰。若不帶些清冷氣味，其火焰不至焚人，必將自焚。

人心一真，便霜可飛、城可隕、金石可貫。若偽妄之人，形骸徒具，真宰已亡。對人則面目可憎，獨居則形影自愧。

文章做到極處，無有他奇，只是恰好；人品做到極處，無有他異，只是本然。

以幻跡言，無論功名富貴，即肢體亦屬委；以真境言，無論父母兄弟，即萬物皆吾一體。人能看得破，認得真，才可以任天下之負擔，亦可脫世間之韁鎖。

爽口之味，皆爛腸腐骨之藥，五分便無殃；快心之事，悉敗身散德之媒，五分便無悔。

不責人小過，不發人陰私，不念人舊惡，三者可以養德，亦可以遠害。

天地有萬古，此身不再得；人生只百年，此日最易過。幸生其間者，不可不知有生之樂，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。

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得；衰時罪孽都是盛時作得。故持盈履滿，君子尤兢兢焉。

市私恩不如扶公議，結新知不如敦舊好，立榮名不如種陰得，尚奇節不如謹庸行。

公平正論不可犯手，一犯手則遺羞萬世；權門私竇不可著腳，一著腳則玷污終身。

曲意而使人喜，不若直節而使人忌；無善而致人譽，不如無惡而致人毀。

處父兄骨肉之變，宜從容不宜激烈；遇朋友交游之失，宜剴切不宜優游。

小處不滲漏，暗處不欺隱，末路不怠荒，才是真正英雄。

驚奇喜異者，終無遠大之識；苦節獨行者，要有恆久之操。

當怒火欲水正騰沸時，明明知得，又明明犯著。知得是誰，犯著又是誰。此處能猛然轉念，邪魔便為知真君子矣。

毋偏信而為奸所欺，毋自任而為氣所使，毋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，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。

人之短處，要曲為彌縫，如暴而揚之，是以短攻短；人有頑的，要善為化誨，如忿而嫉之，是以頑濟頑。

遇沉沉不語之士，且莫輸心；見悻悻自好之人，應須防口。

念頭昏散處，要知提醒；念頭吃緊時，要知放下。不然恐去昏昏之病，又來憧憧之擾矣。

霽日青天，倏變為迅雷震電；疾風怒雨，倏轉為朗月晴空。氣機何嘗一毫凝滯，太虛何嘗一毫障蔽，人之心體亦當如是。

勝私製欲之功，有曰識不早、力不易者，有曰識得破、忍不過者。蓋識是一顆照魔的明珠，力是一把斬魔的慧劍，兩不可少也。

橫逆困窮，是煅煉豪杰的一副爐錘。能受其煅煉者，則身心交益；不受其煅煉者，則身心交損。

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此戒疏於慮者。寧受人之欺，毋逆人之詐，此警傷於察者。二語並存，精明渾厚矣。

毋因群疑而阻獨見，毋任己意而廢人言，毋私不惠而傷大體，毋借公論以快私情。

善人未能急親，不宜預揚，恐來讒譖之奸；惡人未能輕去，不宜先發，恐招媒孽之禍。

青天白日的節義，自暗室屋漏中培來；旋乾轉坤的經綸，從臨深履薄中操出。

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縱做到極處，俱是合當如是，著不得一毫感激的念頭。如施者任德，受者懷恩，便是路人，便成市道矣。

炎涼之態，富貴更甚於貧賤；妒忌之心，骨肉尤狠於外人。此處若不當以冷腸，御以平氣，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。

功過不宜少混，混則人懷惰隳之心；恩仇不可太明，明則人起攜貳之誌。

惡忌陰，善忌陽，故惡之顯者禍淺，而隱者禍深。善之顯者功小，而隱者功大。

德者才之主，才者德之奴用事矣，幾何不颯颯猖狂。

鋤奸杜倖，要放他一條去路。若使之一無所容，便如塞鼠穴者，一切去路都塞盡，則一切好物都咬破矣。

士君子不能濟物者，遇人痴迷處，出一言提醒之，遇人急難處，出一言解救之，亦是無量功德矣。

處己者觸事皆成藥石，尤人者動念即是戈矛，一以闢眾善之路，一以浚諸惡之源，相去霄壤矣。

事業文章隨身銷毀，而精神萬古如新；功名富貴逐世轉移，而氣節千載一時。群信不以彼易此也。

魚網之設，鴻則罹其中；螳螂之貪，雀又乘其後。機裡藏機變外生變，智巧何足恃哉。

作人無一點真懇的念頭，便成個花子，事事皆虛；涉世無一段圓活的機趣，便是個木人，處處有礙。

事有急之不白者，寬之或自明，毋躁急以速其忿；人有切之不從者，縱之或自化，毋操切以益其頑。

節義傲青雲，文章高白雪，若不以德性陶鎔之，終為血氣之私、技能之末。

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，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，謹德須謹於至微之事，施恩務施於不報之人。

德者事業之基，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；心者修齋之根，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。

道是一件公眾的物事，當隨人而接引；學是一個尋常的家飯，當隨事而警惕。

念頭寬厚的，如春風煦育，萬物遭之而生；念頭忌刻的，如朔雪陰凝，萬物遭之而死。

勤者敏於德義，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；儉者淡於貨利，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。

。君子持身之符，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，惜哉！

人之過誤宜恕，而在己則不可恕；己之困辱宜忍，而在人則不可忍。

恩宜自淡而濃，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；威宜自嚴而寬，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。

士君子處權門要路，操履要嚴明，心氣要和易。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，亦毋過激而犯蜂蠆之毒。

遇欺詐的人，以誠心感動之；遇暴戾的人，以和氣燻蒸之；遇傾邪私曲的人，以名義氣節激勵之。天下無不入我陶熔中矣。

一念慈祥，可以醞釀兩間和氣；寸心潔白，可以昭垂百代清芬。

陰謀怪習、異行奇能，俱是涉世的禍胎。只一個庸德庸行，便可以完混沌而招和平。

語云：“登山耐險路，踏雪耐危橋”。一耐字極有意味。如傾險之人情、坎坷之世道，若不得一耐字撐持過去，幾何不墜入榛莽坑塹哉！

夸逞功業炫耀文章，皆是靠外物做人。不知心體瑩然，本來不失，即無寸功只字，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。

不昧己心，不拂人情，不竭物力，三者可以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子孫造福。

居官有二語曰：“惟公則生明，惟廉則生威”。居家有二語曰：“惟恕則平情，惟儉則足用”。

處富貴之地，要知貧賤的痛癢；當少壯之時，須念衰老的辛酸。

持身不可太皎潔，一切污辱垢穢要茹納的；與人不可太分明，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的。

休與小人仇讎，小人自有對頭；休向君子諂媚，君子原無私惠。

磨礪當如百煉之金，急就者非邃養施爲宜。似千鈞之弩，輕發者無宏功。

建功立業者，多虛圓之士；僨事失機者，必執拗之人。

儉，美德也，過則爲慳吝、爲鄙嗇，反傷雅道；讓，懿行也，過則爲足恭、爲曲禮，多出機心。

用者殺機。

趨炎附勢之禍，甚慘亦甚速；棲恬守逸之味，最淡亦最長。

色欲火熾，而一念及病時，便興似寒灰；名利飴甘，而一想到死地，便味如咀蠟。故人常憂死慮病，亦可消幻業而長道心。

爭先的徑路窄，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；濃艷的滋味短，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。

隱逸林中無榮辱，道義路上泯炎涼。進步處便思退步，庶免觸藩之禍。著手時光圖放手，才脫騎虎之危。

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，封公怨不授侯，權豪自甘乞丐；知足者藜藿旨於膏粱，布袍暖於狐貉，編民不讓王公。

矜名不如逃名趣，練事何如省事閒。孤雲出岫，去留一無所系；朗鏡懸空，靜躁兩不相干。

山林是勝地，一營戀便成市朝；書畫是雅事，一貪痴便成商賈。蓋心無染著，俗境是仙都；心有絲牽，樂境成悲地。

時當喧雜，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；境在清寧，則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。可見靜躁稍分，昏明頓異也。

蘆花被下臥雪眠雲，保全得一窩夜氣；竹葉杯中吟風弄月，躲離了萬丈紅塵。

出世之道，即在涉世中，不必絕人以逃世；了心之功即在盡心內，不必絕欲以灰心。

此身常放在閒處，榮辱得失，誰能差遣我？此心常安在靜中，是非利害，誰能瞞昧我？

我不希榮，何憂乎利祿之香餌；我不競進，何畏乎仕宦之危機。

多藏厚亡，故知富不如貧之無慮；高步疾顛，故知貴不如賤之常安。

世上只緣認得“我”字太真，故多種種嗜好、種種煩惱。前人云：“不復知有我，安知物為貴。”又云：“知身不是我，煩惱更何侵。”真破的之言也。

人情世態，倏忽萬端，不宜認得太真。堯夫支：“昔日所雲我，今朝卻是伊；不知今日我，又屬後來誰？”人常作是觀，便可解卻胸胃矣。

有一樂境界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；有一好光景，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。只是尋常家飯、素位風光，才是個安樂窩巢。

知成之必敗，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；知生之必死，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。眼看西晉之荆榛，猶矜白刃；身屬北邙之狐兔，尙惜黃金。語云：“猛獸易伏，人心難降。溪壑易填，人心難滿”。信哉！

心地上無風濤，隨在皆青山綠樹；性天中有化育，觸處都魚躍鳶飛。

狐眠敗砌，兔走荒台，盡是當年歌舞之地；露冷黃花，煙迷衰草，悉屬舊時爭戰之場。盛衰何常，強弱安在，念此令人心灰。

寵辱不驚，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去留無意，漫隨天外支卷雲舒。

晴空朗月，何天不可翱翔，而飛蛾獨投夜燭；清泉綠竹，何物不可飲啄，而鴟鴞偏嗜腐鼠。噫！世之不爲飛蛾鴟鴞者，幾何人哉！

權貴龍驤，英雄虎戰，以冷眼視之，如蠅聚羶、如蟻競血；是非蜂起，得失螻興，以冷情當之，如冶化金，如湯消雪。

真空不空，執相非真，破相亦非真。問世情如何發付？在世出世，徇俗是苦，絕俗亦是苦，聽吾儕善自修持。

烈士讓千乘，貪夫爭一文，人品星淵也，而好名不殊好利；天子營家國，乞人號饔飧，位分霄壤也，而焦思何異焦聲。

性天澄徹，即饑餐渴飲，無非康濟身心；心地沉迷，縱演偈淡禪，總是播弄精魄。

人心有真境，非絲非竹而自恬愉，不煙不茗而自清芬。須念淨境空，慮忘形釋，才得以游衍其中。

天地中萬物，人倫中萬情，世界中萬事，以俗眼觀，紛紛各異，以道眼觀，種種是常，何須分別，何須取舍！

纏脫只在自心，心了則屠肆糟糠居然淨土。不然縱一琴一鶴、一花一竹，嗜好雖清，魔障終在。語云：“能休塵境爲真境，未了僧家是俗家。”

以我轉物者得，固不喜失亦不憂，大地盡屬逍遙；以物役我者逆，固生憎順亦生愛，一毫便生纏縛。

試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，又思既死之後有何景色，則萬念灰冷，一性寂然，自可超物處而游象先。

優人傅粉調殊，效妍丑於毫端。俄而歌殘場罷，妍丑何存？弈者爭先競後，較雌雄於著手。俄而局盡子收，雌雄安在？

把握未定，宜絕跡塵囂，使此心不見可欲而不亂，以澄吾靜體；操持既堅，又當混跡風塵，使此心見可欲而亦不亂，以養吾圓機。

喜寂厭喧者，往往避人以求靜。不知意在無人，便成我相，心著於靜，便是動根。如何到得人我一空、動靜兩忘的境界！

人生禍區福境，皆念想造成。故釋氏云：刊欲熾然，即是火坑。貪愛沉溺，便為苦海。一念清淨，烈焰成池。一念驚覺，航登彼岸。念頭稍異，境界頓殊。可不慎哉！繩鋸材斷，水滴石穿，學道者須要努索；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得道者一任天機。

就一身了一身者，方能以萬物付萬物；還天下於天下者，方能出世間於世間。

人生原是傀儡，只要把柄在手，一線不亂，卷舒自由，行止在我，一毫不受他人捉掇，便超此場中矣。

“為鼠常留飯，憐蛾不點燈”，古人此點念頭，是吾一點生生之機，列此即所謂土木形骸而已。

世態有炎涼，而我無嗔喜；世味有濃淡，而我無欣厭。一毫不落世情窠臼，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。

[www.chinapage.org]